



图书基本信息



前言

1984年，我刚到中国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《推销员之死》（Death of A salesman）时，根本没想到要写书。

影响写作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：演员里只有一人懂英语，我怎么交流？

观众对这出戏能否有起码的理解？

它的形式与它所讲述的社会一样，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。

实际上，一位人艺的导演在排练开始后读过剧本，他宣称：“演这样的戏完全不可能。

”尔后，好几位演员坦白地承认，刚开始排练时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，东西方的月亮一样亮，东方的演员和西方的演员同样才华横溢。

不同的只是，东方演员特别彬彬有礼。

我后来认识到，这是中国人说话行事的方式。

他们更加持重，对年长者尤其尊敬。

可是在中国，至少在中国大陆，人们的观点总与自己所在的政治团体一致。

比如，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大家相信：比夫坚决反对威利追求金钱，可是他并不是在谈论政治，这只是他从个人经验出发所持的立场。



内容概要

古老的中国不会倒下，她会沿着曲折的历史道路继续前进——时而是世界的师表，时而是笨拙而固执的学生。

《推销员之死》排演之时，正赶上中国大有希望的急剧发展的波峰。

本书的记录只是惊鸿一瞥，反映了一些平常中国人的心境；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中的演员。



作者简介

作者：（美国）阿瑟·米勒（Arthur Miller）译者：汪小英阿瑟·米勒（Arthur Miller，1915~2005）美国剧作家。

主要剧作有《我的儿子们》（All My Sons）、《推销员之死》（Death of A Salesman）、《萨勒姆的女巫》（The Crucible）、《桥头眺望》（A View from the Bridge）、《美国时钟》（The American Clock）等。

米勒两次来华，著有《遭遇中国》（Chinese Encounters）和本书。



书籍目录

序缘起《推销员之死》排练日记译后记



章节摘录

《绝对信号》的导演在楼上的小剧场排练同一剧作者的另一部作品。

他差不多每天都来看一会儿我的排练。

有天晚上，排练结束后，演员们都走了，我请他坐下，聊一会儿。

英若诚给我们翻译。

我猜他大概28岁，很瘦，看上去很累，两颊凹陷。

他穿的不是普通的蓝布上衣和便装裤，而是灯芯绒裤、毛料的拉链夹克。

我一直在想《绝对信号》里的过分形式主义的表现，急着要谈一谈这个问题。

不过，我先问他：他本人和观众是不是觉得这出戏很新颖；新颖是指它的形式，还是故事中的某些东西——例如对男女主角曾上过床的强烈暗示？

他回答得很小心，让我感到自己跨越了半个地球在跟他谈话。

我原以为他是出于谨慎，渐渐地，我开始怀疑他没有听懂我关于形式的问题。

他说：除了急速的动作和灯光是新颖的，整出戏的表演仍然是现实主义的，多少反映着现实生活。

“但是劫匪……”我坚持道，“看起来十分诡诈邪恶，还左顾右盼，歪歪斜斜地走路……这也是按照真实人物刻画吗？”

“他想了一会儿。”

我觉察出，他被问住时并没有感到尴尬。

他终于不再小心谨慎，说：“这个人物写得很肤浅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因为他看上去不可信。

真正的流氓应当有欺骗性，应当让主人公觉得他是好人，或者至少不是那么面目可憎。

剧里的这个流氓谁也骗不了。

”



后记

大概因为彼时在新西兰，而此时身在北京，译这本书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查一下网上的记录，开始翻译是在一年半前，回到北京也有了一年了。

当初我看见家人从图书馆借来的这本书，一下子想起上学的时候，有一阵广播里总在播《推销员之死》。

我家那时还没搬进楼房，住在东四一带。

我们那时步行去王府井，总会路过人艺的展示窗。

那时的街道还很安静。

小时候，我爸在宁夏劳改，三年不许回家。

我妈两周一次从小汤山的干校回来，为了排遣寂寞，总要带我们姐妹俩逛王府井。

每回我们都步行，经过人艺，我总会看半天展示窗里的黑白剧照，那里边的虎妞先是瘦的（舒秀文），后来又变成胖的（李婉芬），别的剧照，现在记不清都是什么了。



编辑推荐

《阿瑟·米勒手记:"推销员"在北京》：我把自己的搬弄是非、误解和错误的判断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。

在那两个月里,我兴奋地、努力地工作,以独特的角度观察着中国。

1983年,剧作家米勒眼中的北京

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